

第二版



# 日本・趣味・想像

— 八十後御宅筆記 —

趙永佳・張彧馨 編著



# 日本・趣味・想像——八十後御宅筆記

|      |           |
|------|-----------|
| 編著   | 趙永佳 張彧啓   |
| 出版總監 | 鄭穎萱       |
| 執行編輯 | 李毓琪、吳芷寧   |
| 書籍設計 | 胡凱鍵       |
| 封面設計 | Percy Yau |



|    |                             |
|----|-----------------------------|
| 出版 | 上書局 UP Publications Limited |
| 地址 | 九龍觀塘巧明街112號友聯大廈七樓           |
| 電話 | 852 . 2512 1002             |
| 傳真 | 852 . 2512 1909             |
| 電郵 | enquiry@uppublications.biz  |
| 網址 | www.uppublications.biz      |

|      |                   |
|------|-------------------|
| 第二版  | 2013年1月           |
| 定價   | 港幣\$89            |
| 國際書號 | 978-988-15220-5-4 |
| 圖書分類 | (1) 社會科學 (2) 潮流文化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二版



# 日本・趣味・想像

— 八十後御宅筆記 —

趙永佳・張彧馨 編著





# 自序・後「311」的日本想像

本書完稿時，日本發生了「311」地震及海嘯超級大災難，那段時間，我們兩人如坐針氈，張或瞥起初整天都站在電腦前面看即時新聞視頻，和日本友人聯絡。趙永佳的日本聯系程度較低，但還免不了有幾天不停在網上搜尋資訊，家中談話也離不開震災和核子危機。但閱讀了本地主流媒體對震災的報導和評論之後，卻產生了強烈的感覺，覺得原來香港對這個關係密切的近鄰的認識依然是非常有限，還是在用片面和狹隘的觀念來「想像」後「311」的日本。

大多數的報導和評論都強調日本的傳統民族性格，聚焦於受災地區和區外的日本人是如何冷靜、團結和堅忍，災區秩序井然，災民安靜地轉移到避災中心，並沒有呼天搶地、漫罵，反而充分發揮守望相幫，同舟共濟的精神，也沒有搶掠、哄搶購、哄抬物價。評論把這些行為歸結日本傳統民族性的表現，島國文化的集體意識，或因為地震多發而產生的憂患及危機意識。

這些看法，驟耳聽來甚有道理，日本民眾在災後的表現，也確實令人感動、尊敬。但想深一層，這卻和我們

兩人所認識的日本甚有距離。在日本研究中，這類觀點稱為「日本人論」，即強調日本固有、獨特的民族性是如何影響現代生活。在學界仍然堅持照單全收這說法的，恐怕沒有幾人，但香港對於日本社會的認識和「想像」，「日本人論」似乎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認知架構。

原來日本社會在很多人的想像中，依然跟「日本人論」所描繪的圖像極之相近，這令我倆這些喝日本普及文化奶水長大的御宅族，相當震撼。因為如通過本書各篇文章所描述的各種普及文化產品，如動漫、小說、日劇、電影等等，來認識日本社會的話，所得到的畫面也遠比本地主流媒體的「日本人論」豐富得多。

## **戰後七十年：經典日本論中的國家、軍隊與企業**

戰後日本首先體驗了國家權威的衰落，人們曾嘗試在貧窮但充滿政治理想的年代，尋求公共意識。可是這些討論與社會運動，只屬曇花一現，六十年代經濟高速起飛，人們的關注點從公共轉化成個人與家庭的一己安穩，日本特殊論與單一民族的自畫像也在此時開始定



型。八十年代，可說是日本的黃金時代。這段時間，日本普及文化產品中的「日本人論」，也最為強烈。

當然，日本文化有其特殊性是事實，在普及文化中「日本人論」的元素還是清晰可見。如在體育動漫中，都充分體現了日本文化的堅忍和團結，集體的重要性，遠超個人榮辱。災區居民顧全大局，顧大體的冷靜表現，同樣體現了日本文化優良的傳統。趙永佳前年和大兒子到日本參加足球比賽時，也深深受到日本少年球員那認真、專注，尊重他人的傳統美德所感動，也是令我覺得即使到了今天，日本獨特的文化，如普及文化所描繪的一樣，還是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某些層面找到。

核子危機中，「抗核死士」冒死留守核電廠，消防員冒着輻射感染的危險，以水車向發電機組灌水，有武士道視死如歸的精神，但其實更能反映了專業人士盡忠職守的氣魄（職人魂）。在電視上，見到消防員以大型噴水車向發電機組噴水，穿着橙色防護衣的消防隊長在電視機前訴說對前線同僚的感情，就活脫是電視節目《搜救戰》在大型災難中，救死扶危的超級救援隊的情節。

## 九十年代：《福音戰士》的預言與孤獨個人的釋出

上述「日本人論」在八十年代大行其道，但只是特殊歷史條件之下的產物。冷戰結束後，日本的特殊國際地位不再，經濟長期停滯，令從來「在大企業終身工作的爸爸、專業家庭主婦與用功考試的孩子」的日本普通人形象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中流崩壞」與「格差社會」的討論，還有各種對年輕人與次文化問題（如援助交際、欺凌、過剩溝通的壓抑）與御宅族的關注。

「八十後」的普及文化，為我們提供了「日本人論」以外的視角。首先就戰後黃金時代社會體制的批判，而其中一環就是對政府和大型官僚組織的不信任。不論在動漫、日劇、小說，政府、大企業、官僚都是無能、固執、守舊的代名詞，從來人們都不會對它們寄以厚望。日劇《官僚們的夏天》訴說的是五十年前的日本通產省官僚，是如何帶領日本踏上經濟起飛之路，不過到了描寫廿一世紀的《Change》當中，政府就只是由政黨派閥所操縱的漁利工具，首相也只是派閥大老的傀儡。而日本自衛隊或軍人在日本普及文化中，也是地位

甚低，譬如有川浩的輕小說《海之底》中，大型變種龍蝦攻擊人類，起初也是只靠警方防暴隊以盾牌和身體來保護市民，反而自衛隊因為官僚規定所限，不能出動。這和今次消防隊英勇抗核，而自衛隊直升機卻發生了因為害怕輻射太高而折返的鬧劇簡直是同出一轍。在「咸蛋超人」系列中，軍隊往往是歹角、丑角，超人警備隊才是維護和平的支柱。所以我們對東電的無能，甚至隱瞞真相的行為和日本政府的反應緩慢，可說是毫不感到出奇。若是日本政府和官僚組織突然神勇起來，以極速解決所有問題，才是新聞。

九十年代對日本社會的文化想像，首選《新世紀福音戰士》。災難像把虛構的劇情重現一次：警報與預告（地震？）、市民疏散（海嘯？），與正體不明的敵人的戰鬥（輻射？）。這次關東停電計劃，網民便高舉劇中「屋島作戰」的旗幟，以動畫中獨特漢字書體製作宣傳，響應節電。當然，動畫中的特務機關NERV，可以一天內就動員日本全國電力作戰，這等動員組織力，終歸只是幻想。可是，災後重思《福音戰士》的特色，突顯在故事中對日常生活的歌頌：主角們竟然可以在第三

新東京市被敵人破壞得七零八落的情況下，第二天照常上班上學。都市作為人類知識的象徵，抵抗自然與神意的最後橋頭堡，每次都快速重建起來。

《福音戰士》的男主角碇真治，代表全新時代中，自由但孤獨的個人，不再信奉社會的大目標，放棄任何長久關係。東浩紀在《動物化的後現代：從御宅族看日本社會》中，說日本已往單一與均質的社會大故事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所謂「世界系」文體，如《最終兵器彼女》和《星之聲》等輕小說、電腦遊戲及動畫。這個新文學運動，取消社會的描寫，剩下個人獨對「不透明」的世界。

### **零零年代：生存遊戲與瓦解的社會**

而在零零年代，小泉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令市場邏輯大舉入侵社會畛域，一直提供安穩生活的舊有制度瓦解，上述自由但孤獨的個人，被拋入為自己生存而戰的殺伐遊戲。宇野常寬在《零零年代的想像力》提到的眾多普及文化作品，如《大逃殺》與《死亡筆記》，充斥着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價值觀，人與人信任

不再，個人存活只是偶然，這只是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的階級遊戲與危機社會的反照。因此，看見這次災害的世紀末風景，就想起新近漫畫《請叫我英雄》中，日本突然充滿喪屍，連一直逃避社會的窮忙族主角，也得拿起槍抵抗；又或者去年的《進擊的巨人》，講述如同 Little People 的人們，面對正體不明的吃人巨人入侵，只能在薄弱城牆保護下苟且偷生。這次事件的當下感覺，是過去幾年看的虛構作品變成現實，傳來人們爭相走難的畫面，頓覺毛骨悚然。

### 回到日常與公共曙光的希望之國？

如果按照日本本土以上的文化思潮，過去二十年日本進入孤獨個人與生存殺戮的絕望景象，我們不難想像這次災難到來，日本真的會隨之毀滅。可是日本不但沒有崩潰，反而日本市民在世界的「日本人論」的想像下，受到高度評價。東浩紀與村上龍在 *New York Times* 立刻撰文反思（2011年3月11日），災害巨大的猛烈，竟然被社會自發的日常生活力量所壓倒，所有防災系統、知識權威、規則指示竟然全部動員起來，大家頓然覺得，人與人的信任，在連日本人自己都快要遺忘的時

候，社會秩序竟然被默默回復過來。日本是不是只從村上龍小說《希望之國》所描寫的「甚麼都有，就是沒有希望」過渡到「當甚麼都沒有，只剩下希望」的年代呢？又或者，人們是不是應該重新自豪起來，尋找以公共為目標的集體求生的可能性呢？

雖然如同日本歷史社會學者小熊英二指出，我們不應該過分期望這次災難會戲劇性地改變社會組織的原理，而只能是象徵時代轉變的過渡性事件，但這個「希望之國」的寓言，反令筆者與日本本土的思想家，起碼能擺脫過往二十年的絕望幻想與社會感覺。或許香港與世界各地的「日本人論」狹窄想像，並非全錯，只是沒有跟隨日本人過去二十年社會思潮的變化而已。當日本人重新找尋希望與組織公共的時候，世人驚嘆，可謂「兩岸猿聲啼不住」；而筆者與這些日本論客，卻忽然感到「輕舟已過萬重山」。日本社會災後的表現，並非「日本人論」的證明，亦不一定是「日本崩壞」的開始。日本人並沒有重提「日本人論」，也沒有對未來絕望，大概我們對此也應有所覺悟。在浩劫之後，回歸日常生活，不斷反思日本新生的社會秩序與文化想像，是

我倆對後「311」的日本的觀察，也是希望本書能帶出的訊息。Life must go on。

趙永佳／張彥賢

2011年3月28日

原文刊於《明報》2011年3月27日





## 序・感動的方式—— (最少)五個看動漫的理由

看了四十多年動漫，有時也會自問為何已過不惑之年，還是樂此不疲呢？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社會學式的因素，就是在畢業後，我仍一直留在學院中，有一班互相支持的朋輩（呂大樂、吳偉明、蔡子強等，以及一眾系內研究生），令我不致變成異類。而且以我作為社會學者的身份，也容許我公開地以動漫來作「研究」對象，並以此來設計教學課程。可是除此以外，究竟日本動漫本身又有甚麼吸引我的地方？

撫心自問之後，方明白對我來說，欣賞動漫並不只是慣性行為，或是沒有選擇之下的結果；而是時至今天，日本動漫對我而言，還是有幾點「致命吸引力」。以下綜合為幾個關鍵詞以作說明。

### 羈絆

在日本漫畫中，人與人的聯繫——所謂「羈絆」，是故事發展的重要元素，正如現實裏日本人的集團意識中，羈絆或小團體中的互信、互助行為同樣非常重要。沒有了羈絆或「仲間」（同伴）之間的情誼，大部分的少年格鬥漫畫，就會淪為官能發洩的工具。你能想像《幽遊